

溥心畬在臺二三事： 以宮廟碑文與臺灣風物為例

龔詩文*

摘要

1949年，溥心畬（1896-1963）渡海來臺，直到逝世，未曾返鄉，既是滿清皇室「遺民」，也是大陸渡臺「移民」。溥心畬自幼飽讀經書，能詩能文，又善書畫。在臺14年之間，經常書寫，同時描繪臺灣風物，包含受邀撰寫宮觀碑文，引經據典，展現文章之奧妙與書法之清秀。或是自賦詩文，同時彩繪「炎方」臺灣諸物，比德託寓，隱含既是遺民也是移民的「清風亮節」與「多少無奈」，雙重意涵，外現畫家長才的「臺灣風情畫」，然皆溥心畬的儒教經學以外的「餘事」。因此，本文將以〈溥心畬在臺二三事：以宮廟碑文與臺灣風物為例〉為題，介紹溥心畬寓臺期間的事蹟與藝術。

關鍵詞

溥心畬、書法、繪畫、宮廟碑文、臺灣風物。

投稿日期：2023年2月11日；通過日期：2023年5月17日。

*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副教授。

Notes on Pu Xinyu in Taiwan: Temple Inscriptions and Scenery

Kung, Shih-wen*

Abstract

After living through the fall of the Qing Dynasty, Pu Xinyu (1896-1963) in 1949 crossed the sea to Taiwan, where he was to remain until his death. From childhood he studied poetry and essay writing, as well a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which he would come to specialize. His work while in Taiwan often depicted local scenery, and he was occasionally invited to write temple inscriptio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details about his temple inscriptions and landscape painting to introduce the life and art of Pu Xinyu during his residence in Taiwan.

Keywords

Pu Xinyu, calligraphy, painting, temple inscription, Taiwanese scener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 Yuan Ze University.

壹、前言

1949年，年過半百的溥心畬（1896-1963）渡海來臺，直到逝世，未曾返鄉，既是滿清皇室「遺民」，也是大陸渡臺「移民」。溥心畬自幼飽讀經書，能詩能文，又善書畫。在臺14年之間，經常書寫，同時描繪臺灣風物，包含受邀撰寫宮觀碑文，引經據典，展現文章之奧妙與書法之清秀。或是自賦詩文，同時彩繪「炎方」臺灣諸物，比德託寓，隱含既是遺民也是移民的「清風亮節」與「多少無奈」，雙重意涵，同時外現畫家長才的「臺灣風情畫」，然皆溥心畬的儒教經學以外的「餘事」。因此，本文將以〈溥心畬在臺二三事：以宮廟碑文與臺灣風物為例〉為題，介紹溥心畬在臺事蹟與藝術。

貳、宮廟碑文的民胞物與、儒道融合、禮教習俗與記功頌德

溥心畬作為滿清王孫之後，自幼飽讀詩書經傳，下筆文采飛揚，書風典雅，德高望重。因此，1949年來臺之後，屢獲宮觀廟宇以及公家單位之邀請，寫碑書銘，收取潤利。¹除此之外，也有悲天憫人、褒揚美德、歌頌神明的典雅銘文。日後，多數碑銘收入溥心畬手定的《寒玉堂文集》，計有《新竹重建文廟碑》、《淡水關渡宮天后碑》、《鯉魚山呂仙祠碑》、《日月潭崇聖館碑》、《日本江之島辨天女祠銘》、《石門銘》、《七美島銘》等。²

再者，溥心畬能「撰」能「書」，³目前可知，至少留下書法形式的《關渡宮祈雨文》一通、《淡水關渡宮天后碑》兩通、《淡水縣關渡宮天后碑》

1 王家誠，《溥心畬傳》（臺北：九歌，2002），頁346。除此，溥心畬也曾手書《書畫潤格》，詳定各式潤例，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書法詩文》（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4），圖86。

2 詳見溥心畬，《寒玉堂文集》，收入溥儒著，毛小慶點校，《溥儒集 下》（杭州：浙江人民美術，2015），頁532-547、565-567。

3 誠如《淡水關渡宮天后碑》文末的「溥儒撰并書」、《鯉魚山呂仙祠碑》文末的「溥儒撰并書」、《日本江之島辨天女祠銘》文末的「溥儒撰并書」、《石門銘》文末的「溥儒撰并書」、《新竹重建文廟碑》文末的「溥儒敬撰并書」、《日月潭崇聖館碑》文末的「溥儒撰并書」，都是溥心畬親自撰寫內容，親筆手書。

一通、《指南宮碑》兩通、《呂僊祠碑》一通、《日本江之島辨天女祠碑》一通、《新竹重建文廟碑》五通、《日月潭崇聖館碑》三通、《日月潭教師會館碑》一通、《石門銘并序》一通、《七美島銘並序》一通等碑。依其內容，大體可分以下四類。

一、民胞物與：《關渡宮天后宮祈雨文》、《淡水縣關渡宮天后碑》

1957 年 7 月，溥心畬以王體行書撰寫《關渡宮祈雨文》（圖 1）。⁴ 此書當中，溥心畬繼承清宮帖學以及米芾（1051-1107）書風，用筆欹側，跌宕起伏有致，秀逸典雅。⁵ 文中，溥心畬以「大清宗室溥儒」自居，體現皇清遺民之堅持與風範。此後，以四六駢體之文，書寫儒家傳統的天地之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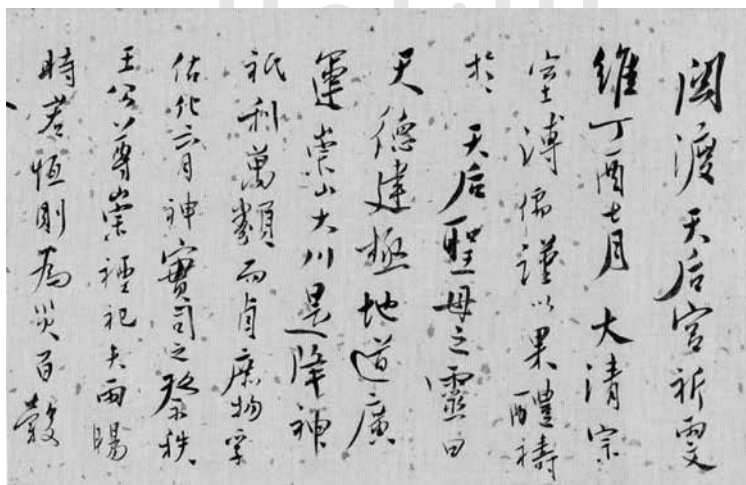


圖 1 溥心畬《關渡宮祈雨文》局部 1957 年 7 月 紙本 22.1×124.4 公分

圖片來源：國立歷史博物館編，《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書法詩文》（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4），頁 98-99、圖 75

4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書法詩文》，圖 75。除此，參考林文貞，〈由溥心畬關渡天后宮祈雨文論元早書寫文化〉（新北：華梵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16）；蔡耀慶，〈雨落潤大地：從溥心畬的祈雨文說起〉，《典藏·古美術》346 期（2021.7），頁 46-51。

5 關於溥心畬的書法，參考何傳馨，〈溥心畬與清代宮廷書法〉，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頁 427-466；王家誠，〈溥心畬的書法藝術〉，《故宮文物月刊》190 期（1999.1），頁 42-61；蔡耀慶，〈遺民之懷：溥心畬書法簡述〉，收入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書法詩文》，頁 152-155；林香琴，〈溥心畬書臺灣生活與風情之行楷書研究〉，《臺灣美術》100 期（2015.4），頁 102-128。

稱頌天后聖母之神力與愛民。期望神聖加持之下，自為「犧牲」，願「為臺灣八百萬餘生民」祈求甘霖，充分體現儒者自居的民胞物與。其言如下：

予小子儒，敢充犧牲，為臺灣八百萬餘生民，祈旦夕之命，神其體乾元生物之德，沛降霖雨，施仁流澤，無俾神羞。聰明在上，實昭鑒之。⁶

文末，溥心畬自言「丁酉七月亢旱不雨，時宿北投鳳凰閣中，乃備果酒禱於關渡天后宮，作此文。」丁酉年亦即 1957 年，夏季苦旱。⁷縱使投宿北投溫泉旅館的溥心畬，依然不忘百姓疾苦，而且親赴鄰近的關渡宮，甚而提案自為犧牲以禱雨，體現曾為統治階層的民胞物與之胸懷。

隔年 1958 年 9 月，溥心畬再以王體行書撰寫《淡水關渡宮天后碑》（圖 2），書風較之前者稍稍規整。⁸碑文直陳堯、舜、秦、漢以來的祭祀傳統，誠如《漢書·郊祀志》所見；⁹再則，稱頌天后聖母之神力與愛民，兆民建祠奉祀。文章駢體而優美，詞藻浩瀚而博大。體例之上，先文後銘，符合《文心雕龍·銘箴·誄碑》之所載，¹⁰亦為漢碑所常見。¹¹事實上，溥心畬曾



圖 2 溥心畬《淡水關渡宮天后碑》1958 年 9 月 紙本 29×190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 202、圖 31

6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遭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書法詩文》，圖 75。

7 關於祈雨文與當時的乾旱，參考林文貞，〈由溥心畬關渡天后宮祈雨文論亢旱書寫文化〉，頁 22-27。

8 此為華岡博物館所藏。另有一本，紙本、35.3×170.6 公分，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 202、圖 31。

9（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1189-1271。

10（南齊）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2003），頁 116-137。

11 漢碑參考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京都：同朋舍，1994）；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鄭州：河南美術，2006）。

治小學，喜愛收集金石文字，並且解詳加考證，著有《漢碑集解》一書。¹²

同年 1958 年 9 月，溥心畬以端麗方嚴的唐風楷書撰寫《淡水縣關渡宮天后碑》（圖 3）。¹³ 內容同於上述之《淡水關渡宮天后碑》，並於文末跋曰：「去歲亢旱，木苗盡枯。余以清酒蔬果禱於關渡天后祠，歸途而雨，終日始止。天后之封，列於祀典，臺之祠廟，相望而不聞，碑志以彰功德。戊戌九月，既書關渡宮榜，遂謄此文送祠中鐫石。西山逸士溥儒記。」顯然，此亦呼應前年《關渡宮祈雨文》的撰寫。



圖 3 溥心畬《淡水縣關渡宮天后碑》 1958 年 9 月 紙本 37×69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 201、圖 27

綜合上述，面臨旱災之際，皇清遺民溥心畬慨然以「大清宗室」自居，不惜「敢充犧牲」，「為臺灣八百萬餘生民，祈旦夕之命」，十足體現皇家教養之下的民胞物與之胸懷。至於祭祀之後的「歸途而雨，終日始止」，似乎也暗示天惜其命，亦即隱含溥心畬作為「大清宗室」的「天命」之所在，亦即《尚書·泰誓》所言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天命觀。¹⁴ 十足體現溥心畬豐厚的禮學與經學之涵養。至於自稱「大清宗室」，使用干支紀年等，則是表明滿清遺民之堅持。

12 陳隼甫筆錄，〈溥心畬先生自述〉，《雄獅美術》39 期（1974.5），頁 24。

1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201、圖 27。

14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尚書注疏》（臺北：藝文，1989），頁 155-2。

二、儒道融合：《指南宮碑》、《日本江之島辨天女祠銘》、《呂僊祠碑》

1957年4月，溥心畬以端麗楷書撰寫《指南宮碑》（圖4）。¹⁵ 指南宮主祀呂洞賓，被視為臺灣的道教聖地之一。因此，文中頗多仙道用語，誠如「三清玉宇之篇，七聖紫文之錄。或笙飛於洛浦，或鶴（鶴）¹⁶ 舉於崆峒。」一派道教的仙風道骨。1958年10月，溥心畬再以王體行書撰寫《指南宮碑》（圖5），¹⁷ 內容與前者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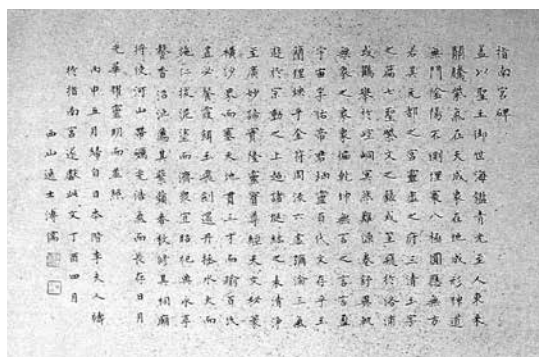


圖4 溥心畬《指南宮碑》 1957年4月 紙本 25.5×4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226、圖83



圖5 溥心畬《指南宮碑》 1958年10月 紙本 37×67.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202、圖32

值得注意者，縱使指向道教的《指南宮碑》，文中依然不乏儒家思維。誠如文章開頭的「蓋以聖王御世，海鑑青光。至人東來，關騰紫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或是文末的「拔泥塗而濟眾，宜昭祀典，永享（配）¹⁸ 馨香。沼沚薦其繁蘋，春秋修其祠廟。將使河山帶礪，充浩氣而長存。日月光華，耀靈明而並照。」顯然都是上天下地、四時祭祀、香火永存，十足帶有上述《漢書·郊祀志》以來的儒家色彩的祭祀觀。

1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226、圖83。

16 圖4作「鶴」、圖5作「鶴」。

17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202、圖32。

18 圖4作「享」、圖5作「配」。

1957年11月，溥心畬以行書撰寫《日本江之島辨天女祠銘》（圖6），¹⁹書風秀麗。儘管此為日本女神之廟宇，然而溥心畬依然以其熟悉的四六駢文，首述宏觀的天地祭祀，誠如「原夫坤方化物，建水德而延釐。神之格思，臨東嶠而作鎮。紀年考契，梵志足徵。佑民阜財，禮崇禋祀。陳其俎豆，薦以蘋蘩。茂松柏而為壇，種粉榆而立社。」都是儒家傳統的祭祀觀。此後，再述東洋島國的仙風道骨，誠如：「十洲縹緲之山……蓬萊少女之風。」進而連結中國傳統的洛水女神與巫山女神，誠如「亭亭洛浦之雲，片片巫山之雨……洛水寒生，巫峰迴應」，並以「春秋薦廟，朝暮行雲」結尾，總結「春秋薦廟」的祭祀，以及「朝暮行雲」的宛若巫山女神的浪漫情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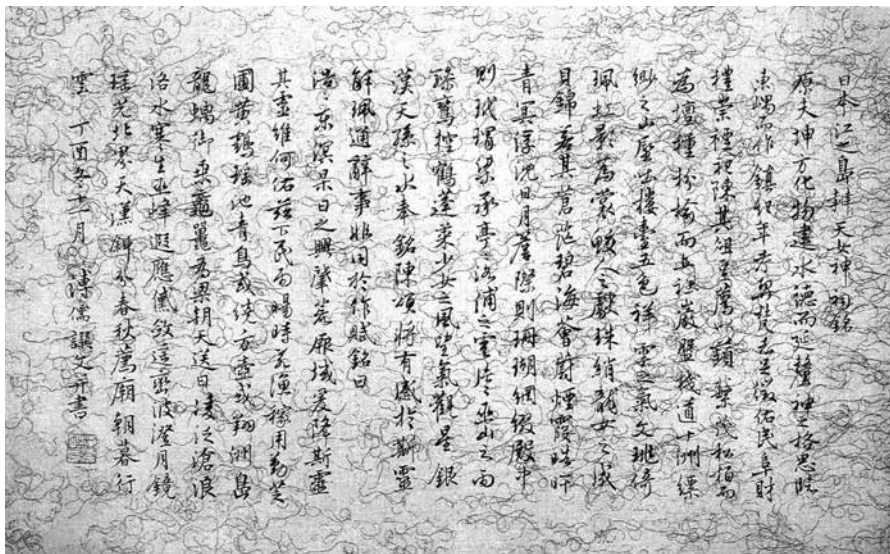


圖6 溥心畬《日本江之島辨天女祠銘》1957年11月 紙本 32×5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226、圖84

1962年2月，溥心畬再以行書撰寫《呂僊祠碑》稿本，²⁰內容與前述之《指南宮碑》（圖4、圖5）相同，顯然也是一碑多寫的案例，尤其是稿本的練習，可見溥心畬用心之作，用力之深，縱使書畫，依然治學嚴謹。

1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226、圖84。

20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書法詩文》，圖77。

總之，《指南宮碑》、《日本江之島辨天女祠銘》與《呂僊祠碑》的祭祀主人公雖非儒家人物，然而溥心畬筆下之碑銘，可謂繼承《漢書·郊祀志》、《文心雕龍·銘箴·誄碑》以及眾多漢碑之傳統，已經融合儒家的典雅、道家的奧妙以及洛水巫山女神之情趣。值得注意者，溥心畬皆以逸秀之書風撰寫《指南宮碑》（圖5）與《日本江之島辨天女祠銘》（圖6），相對於嚴肅風格的孔廟碑，或可謂憑添一分道家的飄逸仙氣吧！

三、記功頌德：《石門銘并序》、《七美島銘》

1958年9月，溥心畬以王體行書撰寫《石門銘并序》（圖7）。²¹文中表揚臺灣原住民的忠肝義膽，勇於退卻日本的侵略。雖然「功雖不成」，然而「義可書也……巍巍石門，斯義不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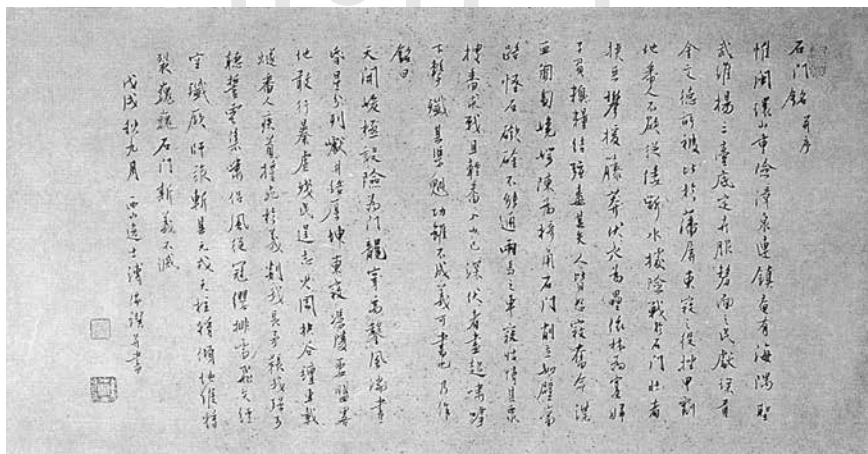


圖7 溥心畬《石門銘并序》1958年9月 紙本 34.6×68.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202、圖30

事實上，溥心畬對於臺灣的山明水秀與番社的奇風異俗，可能早有耳聞。因此來臺第三日便前往日月潭遊覽，參觀番社，賦詩《高山番》如下：「構木巢巖穴，攀藤上杳冥。射生循鹿跡，好武冠鵬翎。箭影穿雲白，刀

2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202、圖30。

光入水青。聖朝同化育，嗟爾昔來庭。」²² 文中的「來庭」出自《詩經·大雅·常武》：「四方既平、徐方來庭」。²³ 意指朝廷教化之下，包含臺灣的原住民，四方人民紛紛來朝，率皆沐浴皇清恩澤之下。

日後，《高山番》一詩再題於《番人射鹿圖》（圖 8）之上，²⁴ 並言「余始至臺，聞番人居山者，勇毅敦厚，有先民之遺風焉。曾賦此詩并作番人射鹿圖題之。」²⁵ 顯然，溥心畬嘉許前清的「同化」原住民，進而屏障國土，頗「有先民之遺風」。因此，憤而抵抗日本的侵略，誠如《石門銘并序》所言，必將光耀史冊，永垂不朽。除此，溥心畬曾經書寫《霧社山銘》、《太魯閣記》，²⁶ 褒揚原住民在霧社事件當中的抗暴事蹟。²⁷



圖 8 溥心畬 《番人射鹿圖》 13.3×96.8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 60-61

除此之外，溥心畬曾以行書撰寫《七美島銘》，²⁸ 褒揚臺灣外海之澎湖七美故事。遽聞，明朝嘉靖年間，倭寇侵犯七美舊名的南嶼本島，迫使七位美女投井以殉節，死後井上生長七榕，稱為「七美人塚」。因此，1949 年，此島易名為七美鄉，以資褒揚。²⁹ 然而經歷明朝、清朝、日殖以後方才易名褒揚，似乎反映臺灣光復之後，尤其國府遷臺之初，再次強調華夏傳統

22 王家誠，《溥心畬傳》，頁 196-197。

23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1989），頁 693-2。

2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60-61。

25 此圖參考何孟侯，〈舊王孫眼中的臺灣原住民：從溥心畬的詩文書畫中解析〉，《古今論衡》15 期（2006.10），頁 134-156。

26 溥心畬，《寒玉堂文集》，頁 568、頁 574-575。

27 王家誠，《溥心畬傳》，頁 198。

28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書法詩文》，圖 67。

29 顏尚文編纂，《續修澎湖縣志·卷二地理志》（澎湖：澎湖縣政府，2005），頁 213。

的忠孝節義同時去日本化的時代氛圍。值得注意者，溥心畬於文末自言：「先妣項太夫人嘗訓儒曰：『今之翰林耆宿皆謂汝能文，凡遇忠孝義烈者，汝必作文彰之。』今作此文，遵 母訓也。溥儒敬記。」顯然，表彰忠孝節義，也是溥心畬的家學淵源。總之，溥心畬恭書《石門銘并序》、《七美島銘》等文，褒揚傳統美德之忠孝節義，符合皇室家學教訓以及《文心雕龍·銘箴》之記功頌德的傳統。

四、禮教習俗：《新竹重建文廟碑》、《日月潭崇聖館碑》、《日月潭教師會館碑》

宮觀碑銘當中，尤以歌詠文廟的次數為最，至少九通，而且都是潤格加倍的楷書。³⁰ 誠如書法家王壯為（1909-1998）所言：「我以為當代書家，論楷法的謹嚴精妙，應當以他為第一。」³¹ 人稱當代楷書第一的溥心畬，以潤格加倍而且嚴謹方正之楷書，多次恭寫文廟之石碑，顯見溥心畬對於儒學的重視。根據王家誠的記載：「心畬覺得稱教師，且要有會，是對老師不夠尊敬，故堅持其為《崇聖館》。」³² 除此，曾經受教於溥心畬的汪佩芬也曾記載，溥心畬以為「教師會館」不雅，既屬提供教育人士休息之處，不若「崇聖館」為佳，最終以「日月潭崇聖館碑」交件。³³ 由此可見溥心畬對於至聖先師、師道以及儒家的尊崇。

1958 年 9 月，溥心畬以端麗的唐風楷書撰寫《新竹重建文廟碑》三通（圖 9）。³⁴ 1959 年，溥心畬再以相同書風撰寫《新竹重建文廟碑》，³⁵ 內容同前。除此，尚有一通未紀年之《新竹重建文廟碑》，³⁶ 風格與內容

30 溥心畬的潤格直書：「工筆楷書加倍」，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書法詩文》，圖 86。

31 王家誠，〈溥心畬的書法藝術〉，頁 52。

32 王家誠，《溥心畬傳》，頁 377。

33 汪佩芬，〈編後語〉，收入汪佩芬編，《溥心畬先生書畫遺集（下）》（臺北：臺灣商務，1993），頁 422。

3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202-203、圖 28-29；頁 226、圖 85。

35 陳國寧，《華岡博物館珍藏書畫選輯（一）》（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1999），頁 26；陳明湘，《華岡博物館珍藏選輯（二）》（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2002），頁 54。

36 汪佩芬編，《溥心畬先生書畫遺集（下）》，頁 258-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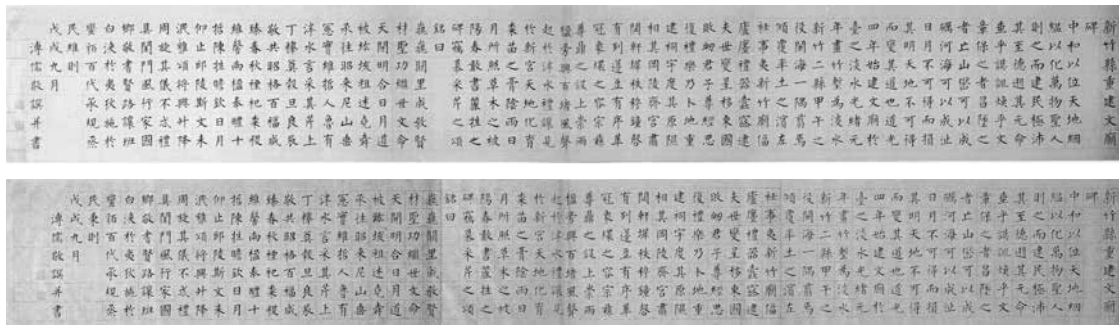


圖 9 溥心畬《新竹重建文廟碑》1958年9月 紙本 33×251.9公分；32.8×24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 202-203、圖 28-29

同前。《新竹重建文廟碑》當中，依然首先闡述天地大德、日月光輝的儒家傳統祭祀觀。其次，簡述臺灣文廟之歷史，誠如 1824 年的「道光四年始建文廟於臺之淡水」，或是 1875 年的「光緒元年畫竹塹為淡水、新竹二縣」，或是 1894 年的「甲午之役，閩海一隅翦焉」。直到日本戰敗之後的「東國敗衄，君子尊經思復禮樂。乃卜地重建祠宇。」因為孔廟可以移風易俗，端正儒學，可謂「百代承規，烝民秉則」，故而重建之際，敦請溥心畬書碑寫銘，以為禮教習俗之盛事。

事實上，新竹文廟原為 1816 年（嘉慶 21 年）於竹塹城內東南所建之儒學學宮，日殖初期一度用於軍需而廢祀。後因民眾反抗而撤軍，恢復祭祀。直到民國 46 年，改建於新竹中山公園氣象臺右側。³⁷ 文廟改建之際，溥心畬撰碑銘記，特書臺灣歷史之曲折以及孔門儒學之禮教浩瀚，實可移風易俗。

1961 年 11 月，溥心畬再以端麗的唐風楷書撰寫《日月潭崇聖館碑》（圖 10）。³⁸ 同年 12 月，復以相同



圖 10 溥心畬《日月潭崇聖館碑》1961年11月 紙本 29×41公分
圖片來源：汪佩芬編，《溥心畬先生書畫遺集（下）》（臺北：臺灣商務，1993），頁 254

37（清）鄭鵬云，《新竹縣志初稿·樹杞林志·學校誌》（臺北：大通書局，1957），頁 89-90。

38 汪佩芬編，《溥心畬先生書畫遺集（下）》，頁 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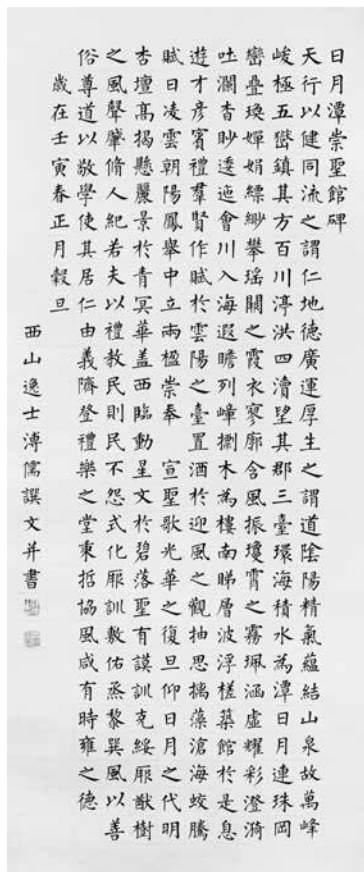


圖 11 溥心畬 《日月潭崇聖館碑》
1962 年 1 月 紙本 168.2×55.5 公分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81-00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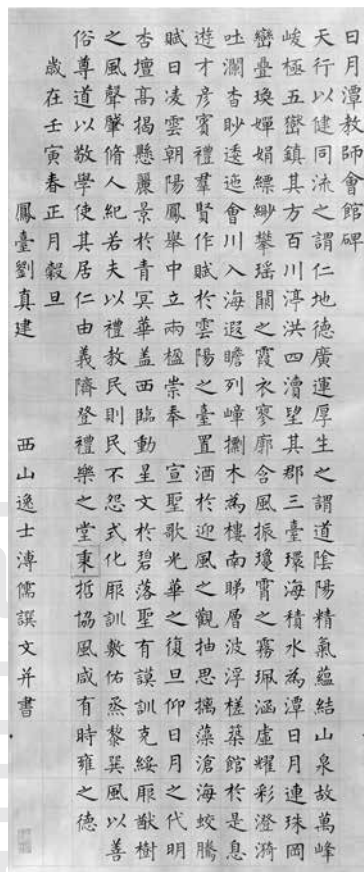


圖 12 溥心畬 《日月潭教師會館碑》
1962 年 1 月 紙本 168.2×55.5 公分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10763

書風撰寫《日月潭崇聖館碑》。³⁹ 1962 年 1 月，溥心畬以相同的楷書撰寫《日月潭崇聖館碑》（圖 11）。⁴⁰ 同年 1 月，溥心畬復以方整楷書撰寫《日月潭教師會館碑》（圖 12）。⁴¹ 除此，溥心畬過世十多年之後的 1979 年，臺靜農（1902-1990）書寫跋文記錄此事（圖 13），⁴² 如下：

39 〈《日月潭崇聖館碑》〉，《典藏臺灣》<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5/ac/1c.html>（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31 日）。

40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書法詩文》，圖 9。

41 黃崇鏗執編，《溥儒日月潭教師會館碑》（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81）。

42 黃崇鏗執編，《溥儒日月潭教師會館碑》。

吾友劉白如先生，長臺灣教育廳時，建教師會館於日月潭，饒有湖光山色之勝。心畬先生游山憩駕於此館，顧而樂之。欣然記其湖山建築之美。其文工麗，有徐庾風。濃書則初唐遺韻。書後親奉白如曰：「此勿庸使侍史鈐印記，若彼輩知，會向君索潤筆也。」白如既將此記歸國立歷史博物館，永遠藏之。而感激先生不能忘，因屬靜農記其事。歲月如流，先生逝世至今十八年矣。己未元月臺靜農於龍坡。

原來，1960 年代，劉白如（亦即劉真，1912-2012）主掌教育廳時，在日月潭湖畔建設教師會館，溥心畬曾經遊覽至此住宿，感其湖光山色之美，欣然撰文記之。然而特別囑咐劉白如，切勿尋其夫人等人用印，不然必索筆潤費用（圖 13）。顯然，此時的印章已經為其夫人李墨雲（1918-2013）所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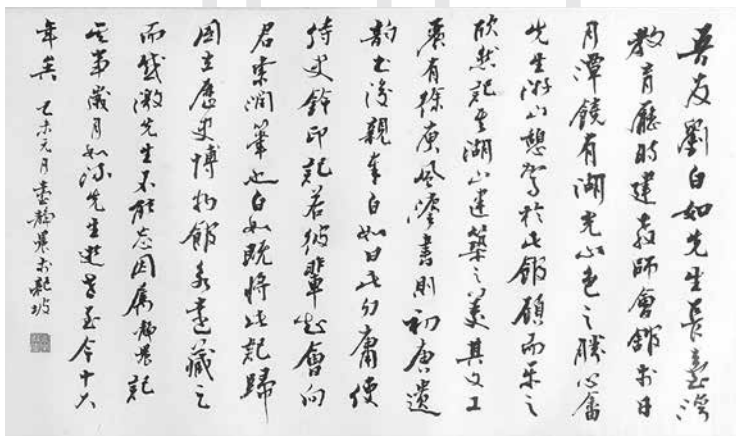


圖 13 臺靜農跋溥心畬《日月潭教師會館碑》 1979 年 1 月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典藏編號 10763

值得注意者，臺靜農言「其文工麗，有徐庾風」，亦即帶有六朝駢文大家徐摛（474-551）、徐陵（507-583）父子，以及庾肩吾（487-551）、庾信（513-581）父子的詩文風格，工整而駢麗。至於書風，則是「初唐遺韻」，亦即初唐歐陽詢（557-641）、裴休（791-864）等人的秀麗典雅的楷書風格。

換言之，溥心畬既能撰寫駢體碑文，且能親自手書典雅書法。其中，碑文可見漢代以來的祭祀傳統，符合溥心畬長年學習的經學傳統，可謂身兼經師之餘，擅長駢文與書法，實為典型的博雅文人。至於諸碑皆用干支紀年等事，則是表明滿清遺民的自我堅持，誠如《關渡宮天后宮祈雨文》（圖1）自稱「大清宗室」一般。

參、臺灣風物的彩繪與書寫⁴³

一、比德託寓、藉物抒懷

1950年，初到臺灣不久的溥心畬作《蝸牛賦》，並寫《蛞蝓圖》（圖14）。⁴⁴此畫以寫生技法，⁴⁵雙鉤葉片與蝸牛，進而隨類賦彩，或是沒骨寫意枝幹，點染近處花草，畫風清新。畫面上方，楷書工整撰寫長篇之《蝸牛賦》。除此，文末之處，溥心畬跋曰：「東鯤蝸牛大如盃，戴殼而遊，食蔬菜，卵百子。古今注曰，陵羸象其形也。庚寅



圖14 溥心畬《蛞蝓圖》1950年 紙本 61.5×27.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80、彩色圖版13

43 鄭文惠曾經討論《蛞蝓圖》、《水蘆花》、《臭蟲蟹》、《海石賦》、《變葉木賦》、《帶生菌》等圖文的文化敘事。詳見鄭文惠，〈後遺民時間／地理政治學：溥心畬臺灣風物之文化敘事〉，《臺灣文學研究集刊》13期（2013.2），頁1-60。

4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80、彩色圖版13。

45 關於溥心畬筆下臺灣風物的寫實部分，參考王耀庭，〈從南張北溥論雅俗摹古及筆墨之變〉，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頁499-530；王耀庭，《溥心畬（1896-1963）》（臺北：錦繡，1996）；馮幼衡，〈丹青千秋意，江山有無中：溥心畬（1896-1963）在臺灣〉；魏可欣，〈藝評家眼中的溥儒與溥儒畫中的臺灣〉，《故宮文物月刊》463期（2021.10），頁46-55。

(1950) 余客東海，感斯物之善藏，作蝸牛賦并寫其狀。」事實上，溥心畲作為滿清王室之後，當時正是國共兩黨極力拉攏之人物，動見觀瞻。況且樹大招風，誠如文中的「蟹抱腴而登俎，蚌懷珠而照乘。彼有物而焚身，亦禍福之相應。」因此，溥心畲有感於蝸牛的「善藏而易安」，可謂亂世當中的明哲保身之道，故引《詩經·衛風·考槃》之典故，其言「譬考槃之在澗，惟碩人之能寬」，⁴⁶實在是取譬孤獨寂寞為樂，獨善其身為安。

1950 年 12 月，溥心畲作《水蘆花賦》（圖 16）。⁴⁷ 其跋曰：「水蘆花生澗濱，葉肥而花白，異眾卉而獨香，類君子之有德，作賦以明其志。」顯然，溥心畲秉持《楚辭》以來的香草美人之傳統，以「異眾卉而獨香」的水蘆花比德自居，故作詩文以明其志。1953 年，溥心畲作《水蘆花》（圖 15），⁴⁸ 再錄前述舊文之外，更以清新的寫生風格，彩繪青葉白花之水蘆花一枝。畫中長葉舒展，花青染色；白花四朵，正仰向背。花卉之上，端麗楷書，謄寫賦文。整體而言，典雅高尚，畫如其人。文賦



圖 15 溥心畲《水蘆花》1953 年
紙本 私人收藏

圖片來源：詹前裕，《溥心畲—復古的文人逸士》（臺北：藝術家，2004），頁 111



圖 16 溥心畲《水蘆花賦》1950 年 紙本 28×40 公分 私人藏
圖片來源：〈《水蘆花賦》〉，《帝圖》https://auctions.artemperor.tw/2020_spring/details/3176（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31 日）

46 原文為「考槃在澗，碩人能寬」，意指築屋山谷，心寬體胖，享受隱居。（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128-2。

47 〈《水蘆花賦》〉，《帝圖》https://auctions.artemperor.tw/2020_spring/details/3176（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31 日）。

48 詹前裕，《溥心畲：復古的文人逸士》（臺北：藝術家，2004），頁 111。



圖 17 溥心畬《水薑花》1959 年紙本 102.9×41.6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 89、彩色圖版 22



圖 18 溥心畬《水薑花》紙本 62×32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 302、圖 194



圖 19 溥心畬《臭蟲蟹》1951 年紙本 55×32 公分 私人收藏
圖片來源：詹前裕，《溥心畬：復古的文人逸士》（臺北：藝術家，2004），頁 119

有言：「陶潛處宋，管甯在魏。」顯然以陶潛（365-427）與管甯（158-241）的處士自居，展現前清遺民不仕當局的風骨。1959 年，溥心畬再作《水薑花》（圖 17），⁴⁹ 畫風與賦文如前。另外，未紀年的《水薑花》（圖 18），⁵⁰ 畫風如前，落款「水薑花生於澗濱，馥郁繽紛，流雲散雪，余曾作賦寄興，更寫一枝賞之。心畬」。顯然，也是畫家比德託寓之作。

1951 年，喜歡吃食螃蟹的溥心畬作《臭蟲蟹》（圖 19）。⁵¹ 畫家以鉤勒填彩的工筆寫實筆法畫蟹，其上則以王體行書長篇題款。溥心畬記錄此

4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89、彩色圖版 22。

5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302、圖版 194。

51 詹前裕，《溥心畬：復古的文人逸士》，頁 119。



圖 20 溥心畬《畫海石》1958 年 紙本

96.8×57.3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 138、彩色圖版 71

蟹原居海底，隨潮而上，遂陷網罟。並且引經據典地考證名稱。最後，溥心畬感嘆「蟹乃龍之族」，只不過「逐漸上淺水莫橫行」的窘境，似乎自我告誡，凡事切勿強出頭，以免臭蟲蟹一般，成為他人盤中飧，更何況身為滿清遺民以及渡海移民的溥心畬。事實上，臭蟲蟹又名旭蟹（*Ranina ranina*），至今仍為老饕所愛。

1958 年，溥心畬作《畫海石》（圖 20），⁵² 畫面下方勾畫嶙峋漏洞的海石一方，其上以端麗唐風楷書，鋪陳《海石賦》。1955 年至 1956 年之間，溥心畬旅居日本，久滯未歸。當時臺灣境內或有流言鵲起，恐其不回臺灣或是回歸大陸。因此，溥心畬作《海石賦》以表心意。其言：「余方避地海上，羈旅不歸，作海石賦以寄意。」正是此意。

1958 年夏天，溥心畬在海邊拾獲奇石一方，遂引《海石賦》而作此圖。此圖使用頓挫扭按筆鋒，描繪跌宕線條所構成的透漏之海石，展現虛實相生，奇正對比的崢嶸之美。也符合賦文所言的「驚波滌擊，堅者彌堅」的畫家節操。

1959 年，溥心畬作《變葉木賦》（圖 21）。⁵³ 畫面下方彩繪熱帶的變葉木一枝，樹葉多彩，左上蝴蝶一羽紛飛。此畫五彩繽紛，正是南方熱帶植物的特徵。溥心畬文曰：「其頰其綠，乍丹乍黃……變葉木高不踰尋，而五色燦然。」顯然溥心畬已知此樹的多彩，正是符合南方風土。因此，

5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138、彩色圖版 71。

5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90、彩色圖版 23。除此。參考邱士華，〈以變葉木自喻的溥心畬〉，《故宮文物月刊》464 期（2021.11），頁 128。



圖 21 溥心畬 《變葉木賦》 1959 年
紙本 66×37.2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
《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
宮博物院，1993），頁 90、彩色圖版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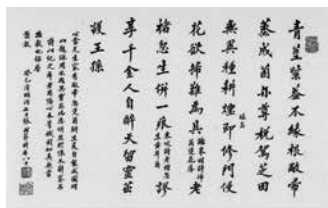


圖 22 溥心畬 《帶生菌》
1953 年前後 紙本 56.6×30.2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劉芳如、何炎泉、邱士
華、浦莉安，《文人畫最後一筆：
溥心畬書畫特展》（臺北：國立故
宮博物院，2021），圖版 55。



圖 23 溥心畬 《帶生菌》 1959 年
紙本 88.6×46.3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
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
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 91、彩
色圖版 24

溥心畬引用《易經·革卦》：「君子豹變，其文蔚焉。」⁵⁴ 意指君子德美，彷彿變葉木的多彩多姿，文采煥發。然而君子謙遜，順勢內斂。所以說：「知白守黑，善變奚為炎方。」再次體現溥心畬身居「炎方」臺灣，理當順應時勢，善藏守拙的自我調適心態。

1959 年，溥心畬作《帶生菌》（圖 22- 圖 23）。⁵⁵ 畫面下方水墨描繪掃帚一枝，其上萌生菌菇數朵。掃帚之上，楷書謄寫《帶生菌》的古詩一首。感嘆海角一隅的臺灣，靜置角落的掃帚竟然長出菌菇，心中不免想起「昔

54（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臺北：藝文，1989），頁 112-2。

5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304、圖 215；頁 91、彩色圖版 24。

燕太子丹烏頭白而去秦，今帝生菌矣，余其歸與？」頗有受困海島一角的無奈，以及有家歸不得的惆悵。

事實上，此為戰國燕太子丹的一段神奇傳說。遽聞，燕太子丹曾經遠赴秦國，作為人質多年。因此，燕太子丹懇求秦王讓其歸國。然而秦王卻是刁難地說，除非烏鴉白頭、駿馬生角。此時燕太子丹仰天長歎，感動老天，遂得去秦歸國，語見秦漢古籍的《論衡》、《風俗通義》、《燕太子》等書。⁵⁶此時，作為遺民與移民的溥心畬，面對掃帚都已生菌卻是有家不得而歸，徒能賦詩作畫，自然不免心生燕太子丹一般的感嘆。

二、炎方風物、奇花異石

初到臺灣的 1950 年春天，溥心畬以寫生的筆法，工筆勾勒彩繪臺灣常見的《朱槿圖》。⁵⁷其次，1952 年，溥心畬再以相同的筆法畫風，手描《朱槿圖》（圖 24），⁵⁸並且賦詩一首，詩後跋曰：「三臺多燈籠花，四時有之，寫其一枝并題。」除此，同為滿清遺老的陳含光（1879-1957）則是題曰：「臺人目以燈籠花，內地無有也。」顯然，此亦大陸北方未見之植物。其實，朱槿又名吊燈花（*Hibiscus schizopetalus*），原產於熱帶非洲，四季開花，移植臺灣之後，常作圍籬，隨處可



圖 24 溥儒《朱槿圖》1952 年 紙本 45x21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 135、彩色圖版 68

56 語見《論衡》〈感應篇〉、〈是應篇〉，《風俗通義》〈正失篇〉，《燕太子》〈卷上〉。（漢）王充、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1990），頁 235、755；（漢）應劭、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漢京，1983），頁 90；楊家駱注考，《燕太子注》（臺北：世界書局，1991），頁 1。

57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繪畫》（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4），圖 175。

5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135、彩色圖版 68。

見，可謂臺灣特有的炎方花卉。

1954 年正月，適逢夫人李墨雲生日，溥心畬彩繪《瑞卉僊葩》（圖 25），⁵⁹ 賦詩一首：「瑞卉僊葩帶露開，錦園翠繞似蓬萊。願教顏色如春永，彩筆應同獻壽杯。」詩後跋曰：「墨雲夫人生日畫此敬祝，甲午正月溥儒。」值得注意者，溥心畬以精緻工筆寫生的技法，彩繪臺灣竹籃以及南方多有的鮮豔花朵，誠如題詩所言，體現一派富貴不俗，雍容華貴、青春永駐地慶祝嬌妻生日之風格。事實上，對照前述臺靜農所記（圖 13），溥心畬早知李墨雲等人控制用印以牟利諸事。溥心畬此畫此詩，似乎顯得稍稍反諷吧！

1959 年，溥心畬以寫生的筆法，工筆勾勒彩繪《奇石花籃》（圖 26）。⁶⁰ 此圖用筆方折，頓挫有致，頗富韻律；敷色潔淨，不淹筆墨，整體顯得從容優雅。其次，此圖落款：「三臺地煖、秋花繁蔚。編竹為筥，插花其中。於海濱拾瘦石，峽石多楨，此獨碧，並置硯左，為寫此圖。己亥心畬記。」文中的「三臺地煖、秋花繁蔚」，記錄南國臺灣的炎方風情，至於「編竹為筥」，亦見圖 25 的《瑞卉僊葩》，皆為臺灣特產。除此，海石已經出現前述的《畫海石》（圖 20），然而造型與敷色稍有不同。



圖 25 溥心畬《瑞卉僊葩》1954 年
絹本 72×45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詹前裕，《溥心畬：復古的文人逸士》（臺北：藝術家，2004），頁 29



圖 26 溥儒《奇石花籃》1959 年 紙本
46×39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 93、彩色圖版 26

59 詹前裕，《溥心畬：復古的文人逸士》，頁 29。

6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93、彩色圖版 26。

1959 年 9 月，溥心畬以水墨淋漓的簡筆寫意之筆法，描繪《萵苣》（圖 27），⁶¹題曰：「萵苣四月抽莖，高三四尺。色青，生食味清脆，禹國使者來朝，隋人求得菜種，酬遺甚厚，因名千金菜。今臺灣多種者，此地產也。感杜少陵詩意，賦詩寫圖記之。昔號千金菜，凋殘今自傷，玉盤無客薦，細雨滿秋堂。己亥秋九月，心畬。」畫家在臺灣遇見古來流傳有致的萵苣，有感於杜甫（712-770）詩意，於是描繪形象之餘，特書「千金菜」的緣由，可謂典型的文人畫。杜甫《種萵苣》曾言：「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毀。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⁶²顯然，溥心畬常用的「炎方」一詞，來自杜甫。至於杜甫詩意，恐為「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亦即以「萵苣、千金菜」自喻，感嘆自己生不逢時，年少時國破，成為遺民；半百渡臺，成為移民；既為遺民又為移民，雙重悲傷之下，彷彿「萵苣」的「蹉跎」，可謂老來一無所成。



圖 27 溥儒《萵苣》1959 年 紙本 84x23.6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 92、彩色圖版 25

1960 年，溥心畬以工筆鉤勒的寫生筆法，彩繪《菜蔬冊》八開，並且各賦五絕詩一首。誠如《蘿蔔》（圖 28）一冊，⁶³賦詩：「雪質合煙種，黃花迎露開。餘甘盈齒頰，不讓北山菜。」「北山菜」出自《詩經·小雅·南山有臺》：「南山有台、北山有菜。」此地，溥心畬巧妙引用《詩經》的南北對比之語句，意指南方臺灣的蘿蔔，⁶⁴

6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92、彩色圖版 25。

62 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2014），頁 3686-3687。

6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313、圖 270。

64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374-1。



圖 28 溥儒《蘿蔔》1960 年 紙本
33.4×21.4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劉芳如、何炎泉、邱士華、浦莉安，
《文人畫最後一筆：溥心畬書畫特展》（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2021），圖版 67-2



圖 29 溥儒《畫柚》
紙本 88×27.5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
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1993），頁 137、彩
色圖版 70



圖 30 溥儒《畫柑》紙本
61.6×31.2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
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
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1993），頁 304、圖 214

不輸北方的藜菜。畫家心中的寶島風物，堪比祖國，博大精深。換言之，畫家始終無法脫離「移民」的印記，縱有炎方風物，總是比擬母國舊邦，頗有「生不逢時，老來一無所成」的感嘆。⁶⁵

再者，溥心畬也曾賦詩同時彩繪臺灣盛產的柑橘類水果，誠如《畫柚》（圖 29）、⁶⁶《畫柑》（圖 30）。⁶⁷ 值得注意者，上述兩畫皆請滿清遺老陳含光題跋。《畫柚》題詩：「閩粵傳千樹，炎方見一枝。昔聞馳貢日，

65 此則王柏樺之用語，王柏樺，〈溥心畬「菜蔬雜畫」淺論〉，《故宮文物月刊》463 期（2021.10），頁 36。

6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137、彩色圖版 70。

67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304、圖 214。

今賦落花時。」敘說昔日只聞南方盛產，今日卻可親自觀於畫花之時。今昔對比，流露幾許無奈。其次，《畫柑》跋曰：「臺灣之南產此果，似橘而大，味酸。」顯然，畫家親自品嚐而畫，多一分南國采風，亦即寫生的親切感。

1962 年，溥心畬以工筆鉤勒的寫生筆法，彩繪《魚蝦冊》計 12 幅，並且各賦五絕詩一首。誠如《魚蝦冊》（圖 31）一冊，⁶⁸ 題曰「擁劍。擁劍，海蟹也。一螯特大，名大廣仙。見臺灣志。」顯然畫家彩繪之餘，宛如學者一般地考證名物，在此體現溥心畬的博學多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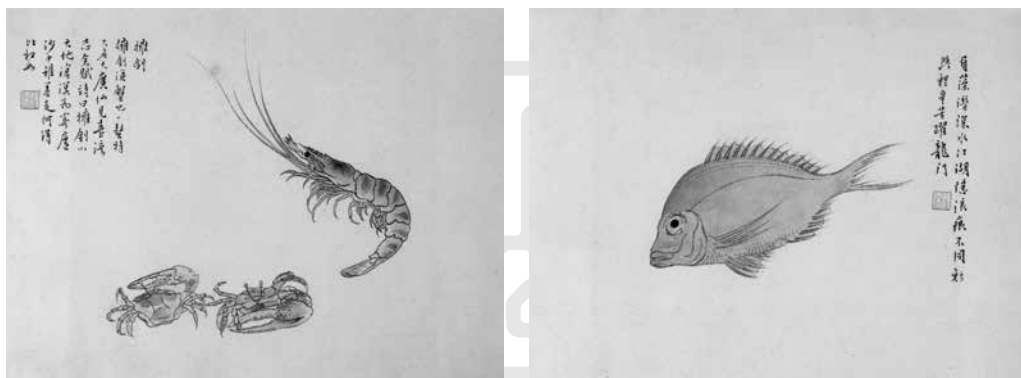


圖 31 溥心畬《魚蝦冊》1962 年 紙本 28×38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 161、彩色圖版 90

三、海島名勝、寄情山水

1951 年春天，關漢騫（1901-1972）司令招待溥心畬遊歷花蓮，與駱香林（1895-1977）等人同行。駱香林邀請溥心畬描繪《遊花蓮港道中所見》（圖 32）、⁶⁹《花蓮八景》詩畫冊（圖 33）。⁷⁰《遊花蓮港道中所見》描繪蘇花公路的清水斷崖。畫家使用北宗的方勁皴法鉤勒山石，輔以水墨擦染懸崖峭壁的山石肌理，以及隧道的斧鑿痕跡，呈現蘇花公路的雄奇山勢

6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161、彩色圖版 90。

69 鄭惠美，〈山川的靈蘊：溥心畬、江兆申的蘇花紀遊〉，《藝術家》322 期（2002.3），頁 319。

70 鄭惠美，〈山川的靈蘊：溥心畬、江兆申的蘇花紀遊〉，頁 319。



圖 32 溥心畬 《遊花蓮港道中所見》 1951 年
圖片來源：鄭惠美，〈山川的靈蘊：溥心畬、江兆申的蘇花紀遊〉，《藝術家》322 期（2002.3）



圖 33 溥心畬 《花蓮八景》 1951 年
圖片來源：鄭惠美，〈山川的靈蘊：溥心畬、江兆申的蘇花紀遊〉，《藝術家》322 期（2002.3）

與廣闊海濱。畫上一角題曰「辛卯五月遊花蓮港道中所見，為香林隱君寫之。心畬。」「辛卯」年亦即民國 40 年，1951 年。除此，「香林隱君」則是駱香林。至於《花蓮八景》（圖 33）則是平遠筆法，採用一水兩岸之構圖，描繪澄潭躍鯉的鯉魚潭風光。

1954 年「五月夏至後四日」，溥心畬旅遊新店直潭，直言該地風景「境絕幽勝」，故而「歸作此圖，并成二律」，亦即《山水（直潭所見）》（圖 34）。⁷¹ 畫中山石樸茂，綠樹成蔭，苔點特多。此地顯然參酌傳統的皴法，圖寫南國臺灣的山水勝境。值得注意者，律詩之一的《詠柴車度棧》及其相對之圖像。詩曰：「鐵鎖連飛棧，柴車天上來。雙門遮日月，百丈碾風雷。沙轉滄波急，雲移石壁開。霏微成暮雨，應近楚王臺。」其中的「鐵鎖連飛棧，柴車天上來」正是日殖



圖 34 溥心畬 《山水（直潭所見）》 1954 年 紙本 16.7×109.3 公分 國立歷史博物館 典藏編號 81-0028

71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繪畫〉（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4），圖 88。



圖 35 烏來輕便車

圖片來源：農業虛擬博物館，〈臺車搖擺 烏來臺車的故事〉，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We0M9wspI>（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31）

時期開通的烏來輕便道與木製臺車（圖 35）。⁷² 畫面左半，分三次描繪高聳的木構輕便車道，以及其上行駛的三列臺車，如實記錄 1950 年代的臺灣深山之交通狀況。此後，1963 年，亦即畫家在世的最後一年，畫家再次描繪烏來瀑布（圖 36），⁷³ 可見溥心畬對於此地山水的情有獨鍾。只不過此畫乃是水墨淋漓的寫意山水。

1958 年秋天，溥心畬以北宗方勁筆法描繪北投鳳凰閣窗外所見的《鳳皇閣秋景寫生》（圖 37）。⁷⁴ 儘管畫上落款「戊戌信宿鳳皇閣中，秋色滿山，憑窗寫此」，言其窗外寫生。然而馮幼衡以為此圖應非寫生，反而類似美國佛利爾美術館收藏的唐寅《夢仙草堂圖》。⁷⁵



圖 36 溥心畬《烏來山觀瀑》1963 年 紙本 94×35 公分 華岡博物館收藏

圖片來源：馮幼衡，〈丹青千秋意，江山有無中：溥心畬（1896-1963）在臺灣〉，《造形藝術學刊》（2006.12），圖 12

72 農業虛擬博物館，〈臺車搖擺 烏來臺車的故事〉，《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We0M9wspI>（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31）。

73 馮幼衡，〈丹青千秋意，江山有無中：溥心畬（1896-1963）在臺灣〉，圖 12。

74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繪畫》，圖 97。

75 馮幼衡，〈丹青千秋意，江山有無中：溥心畬（1896-1963）在臺灣〉，頁 30。



圖 37 溥心畬 《鳳皇閣秋景寫生》 1958 年 絹本 106×32 公分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81-00335

確實，溥心畬曾學唐寅，畫風類之，也是自然。或許，可以理解為溥心畬運用古人筆墨，醞釀胸中山水，從而表現眼下所見吧！

1958 年冬天，溥心畬以北宗方勁筆法描繪《玉峰雪景》（圖 38），⁷⁶題曰：「臺地暖，雪難見，如閩粵，惟玉峰高峻，冬必雪，然陰則凝，睨則消矣。戊戌季冬之月，茅舍沍寒，玉峰已雪，峰巔皚然，而平岡茂林猶碧，且其山谿深險不能往，寫此圖以寄意。」根據題跋的「其山谿深險不能往」所言，應該不是實景寫生，而是如同前述的《鳳凰閣秋景寫生》一般，以畫家熟悉的傳統筆墨，遙想玉山所成。因此，畫家才說「寫此圖以寄意」。除此，此圖左下的茂密森林，遙遙相對右上的皚皚雪景，確實鋪陳出題記所言的「玉峰已雪……而平岡茂林猶碧」。除此，張大千（1899-1983）曾經稱讚說：「并世畫雪景，當以溥王孫為第一。」⁷⁷亦可為此圖註腳。



圖 38 溥心畬 《玉峰雪景》 1958 年 紙本 13.3×96.8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來源：劉芳如、何炎泉、邱士華、浦莉安，《文人畫最後一筆：溥心畬書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21），圖版 69

7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頁 254-255、圖 7。

77 藍玉琦，〈溥心畬書畫在市場：從北平到今朝〉，《典藏古美術》268 期（2015.1），頁 101。

肆、溥心畬的經學、文學與繪畫

一、學者自許、學畫應該始自讀書

溥心畬曾說：「如果你要稱我畫家，不如稱我書家；如果稱我書家，不如稱我詩人；如果稱我詩人，更不如稱我學者了。」⁷⁸ 其次，他說：「吾畫不如書，書不如經學。道吾為畫家，深感自愧；稱吾為學者，或能承受。」⁷⁹ 顯然，溥心畬樂於經學學者自居。誠如本文前述的宮觀諸碑銘文，或是臺灣風物諸賦，無不引經據典，四六成駢，體現文章之錦繡浩瀚與學問的博大精深，稱之為學者，確實無愧。換言之，本文上述的「臺灣風情畫」，可謂溥心畬的儒教經學以外的「餘事」。

其次，溥心畬強調：「要寫畫先要從學禮做起，正心修身，研究學問、詞章、寫字，然後寫畫。」⁸⁰ 再者，根據溥心畬生前友人徐復觀的觀察：「先生作人，根基於經學。」⁸¹ 「他喜歡談經學，談小學，次之談詩。偶而談到字，卻很少談到畫……要從他學畫，他總要勸人先讀經，先懂小學。」⁸²

事實上，溥心畬曾經自言習文、駢體乃至習畫的過程如下：「余性喜文藻，於治經之外，學作古文，而多喜駢體之文。駢儷近畫，故又喜畫。當時家藏唐、宋、元、明等朝名畫，朝夕臨摹，兼習六法、十二忌及論畫之書；又喜山水，時觀山川晦明變化之狀，以書法用筆為之。」⁸³ 可見溥心畬先習古文、經學之後，自學習畫，朝夕臨摹皇家等級的家庭收藏，終成近代之書畫大家。誠如本文所舉臺灣寺廟諸碑（圖 1- 圖 11），十足體現溥心畬古文與經學之深厚，書法之勁秀。至於本文所舉臺灣風物繪畫，既有胸中山水的傳統圖示（圖 32- 圖 33），也有過眼雲煙的寫生之作（圖 13- 圖 30）。儘管溥心畬不願畫家自居，畫面卻是難掩溥心畬的書畫長才。

78 劉國松，〈溥心畬先生的畫與其教學思想〉，《藝術家》20 期（1977.1），頁 29-44。

79 寧砥中，〈先師溥心畬先生書畫軼事〉，《工筆畫》28 期（2003.12），頁 45。

80 容天圻，〈溥心畬論書畫同源〉，《中國世紀》106 期（1966.8），頁 18。

81 徐復觀，〈溥心畬先生畫冊序〉，《徐復觀憶往事》（臺北：臺北時報文化，1985），頁 156。

82 徐復觀，〈懷念溥心畬先生〉，《徐復觀憶往事》，頁 151。

83 陳隼甫筆錄，〈溥心畬先生自述〉，頁 23。

再者，誠如上述溥心畬自言之「駢儷近畫，故又喜畫」。事實上，溥心畬用來狀寫臺灣風物的「賦」體，也是擅長描繪事物而近於畫。劉勰（465-522）《文心雕龍·詮賦》曾言：「寫物圖貌，蔚似雕畫。」⁸⁴ 便是其證。由此可見，溥心畬結合文學與繪畫的精妙，實已超越畫面之上的圖畫與詩文的互文性，而是深入繪畫本質以及文體特色的深奧之處。

因此，根據本文所論的宮廟碑文或是臺灣風物，無不兼具經典、禮學、文章、書法與繪畫，誠如書寫碑文的經學與禮學之基礎，或是詠頌臺灣風物的訓詁與名物之考證，確實需要「學禮……學問、詞章、寫字，然後繪畫」的求學進程，或許這正是溥心畬本人一生學習過程的寫照。

二、儒學淵源、經世致用、碑文基礎

再者，溥心畬曾經自述童年的讀書過程，如下：

余六歲入學讀書，始讀《論語》、《孟子》，共六萬餘字，後加至十餘行，必得背誦默寫。《論語》、《孟子》讀畢，再讀《大學》、《中庸》、《詩經》、《書經》、《春秋三傳》、《孝經》、《易經》、《三禮》、《大戴禮》、《爾雅》，在當時無論貴胄及四海讀書子弟，年至十六七歲，必須將十三經讀畢，因家塾讀書，放學假期極少，惟有年節放學，父母壽辰本人生日放學一日外，皆每日入學，十三經中，惟《左傳》最多，至十七萬六千餘字，十年之內，計日而讀，無論天資優劣，皆可以讀畢十三經矣。⁸⁵

溥心畬讀書，縱橫經、史、子、集。但凡十三經，「必得背誦默寫」。至於史學、諸子，或是禮儀諸書，則在老師的督導之下，「圈點句讀」。⁸⁶ 故而寫碑書銘之際，或是名物考證之時，信手捻來，盡是典故，誠如前述。

84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頁 81。

85 陳隽甫筆錄，〈溥心畬先生自述〉，頁 15。

86 陳隽甫筆錄，〈溥心畬先生自述〉，頁 15。

再者，溥心畬勤於解經證史，述而不作，以經解經，先後完成《爾雅釋言證經》、《毛詩經義集證》、《四書經義集證》、《易訓篇》，⁸⁷《四書經義集證》、《十三經師承略解》，⁸⁸《秦漢瓦當文字考》、《陶文釋義》、《漢碑集解》等，⁸⁹縱使顛沛流離，亦不忘儒者傳經證道的偉大使命，誠如其名。因此，學者曾言「經師莫作畫師看」。⁹⁰至於書碑鬻文，或是描繪臺灣諸物，實為經學之外的「二三事」。

三、以經典古文論書畫

溥心畬除將博學多聞用於書寫宮廟碑文與臺灣風物之外，也將經典古文，用於書畫之論。1954年，溥心畬所著《寒玉堂畫論》榮獲教育部第一屆美術獎。⁹¹值得注意者，書中頗多引用古文以解畫。誠如溥心畬論述繪畫的起源之際，便是仰仗經典古文如下：

《考工記》曰：「設色之工謂之畫。古之畫者，工所為也。《周官保氏》六書，象形近於畫，是與書異名而同體。」張彥遠《名畫記》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⁹²

《考工記》亦即十三經之一的《周禮·冬官》。至於《名畫記》則是唐代張彥遠所著之《歷代名畫記》，實為畫史之首。引用兩書解釋繪畫的淵源與功能，亦可為傳統文人之所見。

四、臺灣風物的藝術表現與比德託寓

寓居臺灣的溥心畬，誠如前述，彩繪頗多臺灣山水以及臺灣風物。值

87 王家誠，〈溥心畬年譜〉，收入氏著，《溥心畬傳》，頁447。

88 王家誠，〈溥心畬年譜〉，收入氏著，《溥心畬傳》，頁451。

89 王家誠，〈溥心畬年譜〉，收入氏著，《溥心畬傳》，頁442。

90 蔡長煌，〈經師莫作畫師看：溥心畬儒學與書畫關係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

91 王家誠，〈溥心畬年譜〉，收入氏著，《溥心畬傳》，頁448。

92 溥儒，《寒玉堂書畫論·論畫》，文收溥儒著，毛小慶點校，《溥儒集下》，頁666。

得注意者，繪畫的藝術表現之外，溥心畬往往賦詩明志，體現皇清遺民的忠貞、風骨與風範，同時隱含渡臺移民的思鄉與無奈，如下：

（一）《石門銘》與《番人射鹿圖》表彰清室德化與原住民的忠貞節操。《蝸牛賦》隱含滿清遺民的善藏易安。《臭蟲蟹》勸戒遺民隱居，切勿強出頭，以免網罟之禍。《水蘆花賦》秉持香草美人之傳統，託寓有德君子，作賦明志。《海石賦》自比堅貞節操，作賦明志。《變葉木賦》勸人謙遜默處，與世推移。

（二）《萵苣》自喻生不逢時，移地相見，生命將終，一無所成。《帶生菌》感嘆移民難歸。《朱槿圖》、《瑞卉僊葩》、《奇石花籃》、《菜蔬》、《畫柚》、《畫柑》、《魚蝦冊》等臺灣風物，往往註記炎方臺灣特產，昔為遠方貢品，今居產地。突顯渡海移民的南方視覺新奇之餘，也勾起畫家思念故鄉，亦即北方故國的遙遠記憶，暗自流露些許的無奈心理，愈是新奇，愈是無奈。

（三）多用工筆寫實之畫法表現臺灣風物，風格清新可愛，異於強調傳統筆墨的山水人物。或許新鮮的臺灣風物，激發溥心畬的繪畫長才。儘管題材之上往往比德託寓，然而畫風之上卻是一脈典雅清新。

（四）溥心畬在臺 14 年，不忘儒學與經學，此外皆為「小事」。然而事雖小，卻見遺民、移民與家庭之「要事」，尤其擅長書畫之故，往往書畫之名掩蓋溥心畬的經學及其內心之苦悶。畢竟對於不願承認只是畫家的溥心畬而言，宮廟碑文與臺灣風物，實為治學之餘的「小事」。只不過日常小事，往往體現經學家的文情並茂、書風典雅、畫風清麗。倘若僅言其「書畫藝術」，則不知小事背後的遺民之清風亮節與移民之悲傷難歸，容易忽略滿清宗室堅持以及移地寫生治生的無奈。故言「在臺二三事」，躬書碑文、彩繪炎方，可謂一文、一碑、一書、一畫，皆有故事，對照畫家的心境與情境，意義重大，故為篇名。換言之，「宮廟碑文」和「臺灣風物」皆是在臺所為的「二三事」，雖然對象皆為臺物，然則抒發之心情卻是移民、遺民的觀點，故而事小情深，值得研究。

伍、結論

溥心畬一生創作大量的駢文、古文與詩詞歌賦。其中，溥心畬在臺所寫之宮廟碑文銘記，以及臺灣風物之文稿，率多收入溥心畬晚年手訂的《寒玉堂文集》，計有《蝸牛賦》、《水蘆花賦》、《海石賦》、《新竹重建文廟碑》、《淡水關渡宮天后碑》、《鯉魚山仙祠碑》、《日月潭崇聖館碑》、《日本江之島辨天女祠銘》、《石門銘》、《七美島銘》等。同時，留下大量視覺材料的書法與繪畫。

比對文本與圖像可知，溥心畬擅長詩、文、書、畫，可謂兼通四絕之奇才。作品當中，往往可見旅臺期間的堅持與感慨。堅持大清宗室的遺民身份與儒家經學道統；感嘆遺民身分的認同，以及災方臺灣所對照的思鄉情懷，亦即感慨移民的無奈。

此時，儘管溥心畬不願僅以畫家自居，故而本文謹言其書其畫為「在臺二三事」。然而筆下的臺灣風物，往往難掩畫家長才的藝術表現。尤其清新畫面所結合典雅雋永的文學與書法作品，全面地展現在臺之新風，對於溥心畬一生的經學、美學與美術史而言，可謂意義重大。

因此，本文僅以〈溥心畬在臺二三事：以宮廟碑文與臺灣風物為例〉為題，探討相對少為人知的旅臺之另頁。亦即通過宮廟碑文的撰稿與書寫，見證經學與文學之深奧，以及書法之典雅；經由臺灣風物的觀察與描繪，展現繪畫之可觀，以及文學之比德與寓意。得知外現畫家長才的「臺灣風情畫」，實則隱含既是遺民也是移民的「清風亮節」與「多少無奈」。

參考書目

一、文獻史料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1989。
- (漢)王充、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1990。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尚書注疏》，臺北：藝文，1989。
- (漢)應劭、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漢京，1983。
- (南齊)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2003。
-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臺北：藝文，1989。
- (清)鄭鵬云，《新竹縣志初稿·樹杞林志·學校誌》，臺北：大通書局，1957。
- 楊家駱注考，《燕太子注》，臺北：世界書局，1991。
- 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2014。

二、專書

- 王家誠，《溥心畬傳》，臺北：九歌，2002。
- 王耀庭，《溥心畬(1896-1963)》，臺北：錦繡，1996。
- 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京都：同朋舍，1994。
- 汪佩芬編，《溥心畬先生書畫遺集》，臺北：臺灣商務，1993。
- 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鄭州：河南美術，2006。
- 徐復觀，《徐復觀憶往事》，臺北：臺北時報文化，1985。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故宮博物院，1994。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溥心畬書畫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
-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書法詩文》，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4。
-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繪畫》，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4。
- 陳明湘，《華岡博物館珍藏選輯(二)》，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2002。
- 陳國寧，《華岡博物館珍藏書畫選輯(一)》，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1999。

黃崇鏗執編，《溥儒日月潭教師會館碑》，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81。

溥儒著，毛小慶點校，《溥儒集》，杭州：浙江人民美術，2015。

詹前裕，《溥心畬：復古的文人逸士》，臺北：藝術家，2004。

劉芳如、何炎泉、邱士華、浦莉安，《文人畫最後一筆：溥心畬書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21。

顏尚文編纂，《續修澎湖縣志·卷二地理志》，澎湖：澎湖縣政府，2005。

三、論文

王柏樺，〈溥心畬「菜蔬雜畫」淺論〉，《故宮文物月刊》，463期，2021年10月，頁32-45。

王家誠，〈溥心畬的書法藝術〉，《故宮文物月刊》，190期，1999年1月，頁42-61。

王耀庭，〈從南張北溥論雅俗摹古及筆墨之變〉，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頁499-530。

何孟侯，〈舊王孫眼中的臺灣原住民：從溥心畬的詩文書畫中解析〉，《古今論衡》，15期，2006年10月，頁134-156。

何傳馨，〈溥心畬與清代宮廷書法〉，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頁427-466。

林文貞，〈由溥心畬關渡天后宮祈雨文論亢旱書寫文化〉，新北：華梵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16。

林香琴，〈溥心畬書臺灣生活與風情之行楷書研究〉，《臺灣美術》，100期，2015年4月，頁102-128。

邱士華，〈以變葉木自喻的溥心畬〉，《故宮文物月刊》，464期，2021年11月，頁128。

陳雋甫筆錄，〈溥心畬先生自述〉，《雄獅美術》，39期，1974年5月，頁15-21。

陳德馨，〈聖朝化育下的番人：溥心畬筆下的臺灣原住民圖像〉，《故宮文物月刊》，346期，2012年1月，頁62-73。

馮幼衡，〈丹青千秋意，江山有無中：溥心畬（1896-1963）在臺灣〉，《造形藝術學刊》，2006年12月，頁19-49。

蔡長煌，〈經師莫作畫師看：溥心畬儒學與書畫關係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

鄭文惠，〈後遺民時間／地理政治學：溥心畬臺灣風物之文化敘事〉，《臺灣文學研究集刊》，13期，2013年2月，頁1-60。

魏可欣，〈藝評家眼中的溥儒與溥儒畫中的臺灣〉，《故宮文物月刊》，463期，2021年10月，頁46-55。

四、報章雜誌

容天圻，〈溥心畬論書畫同源〉，《中國世紀》，106期，1966年8月，頁18。

陳雋甫筆錄，〈溥心畬先生自述〉，《雄獅美術》，39期，1974年5月，頁15-21。

寧砥中，〈先師溥心畬先生書畫軼事〉，《工筆畫》，28期，2003年12月，頁45。

劉國松，〈溥心畬先生的畫與其教學思想〉，《藝術家》，20期，1977年1月，頁29-44。

劉梅琴，〈陽明山巔覓王孫：談華岡博物館之溥心畬書畫〉，《典藏·古美術》，349期，2021年10月，頁64-75。

蔡耀慶，〈雨落潤大地：從溥心畬的祈雨文說起〉，《典藏·古美術》，346期，2021年7月，頁46-51。

鄭惠美，〈山川的靈蘊：溥心畬、江兆申的蘇花紀遊〉，《藝術家》，322期，2002年3月，頁318-319。

藍玉琦，〈溥心畬書畫在市場：從北平到今朝〉，《典藏古美術》，268期，2015年4月，頁100-107。

五、網路資料

〈《日月潭崇聖館碑》〉，《典藏臺灣》，<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5/ac/1c.html>，檢索日期：2021年10月31日。

〈《水蘆花賦》〉，《帝圖》，https://auctions.artemperor.tw/2020_spring/details/3176，檢索日期：2021年10月31日。

農業虛擬博物館，〈臺車搖擺 烏來臺車的故事〉，《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We0M9wspI>，檢索日期：2021年10月31日。